

70
YEARS

NEW CHINA
EXCELLENT LITERARY
WORKS LIBRARY

1949-2019


新中国70年
优秀文学作品文库

中篇小说卷
NOVELLAS

梁鸿鹰 / 主编

第三卷
No. 3

3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NEW CHINA
EXCELLENT LITERARY
WORKS LIBRARY

1949-2019

新 中 国 70 年
优 秀 文 学 作 品 文 库

中 篇 小 说 卷
N O V E L L A S

梁 鸿 鹰 / 主 编

3

第 三 卷
1985-1986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本卷目录

(1985—1986)

- 小鲍庄 王安忆 / 977
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 / 1046
秋天的愤怒 张 炜 / 1093
蓝袍先生 陈忠实 / 1174
北极村童话 迟子建 / 1256
红高粱 莫 言 / 1284
鬃毛 陈建功 / 1340
军歌 周梅森 / 1400

小鲍庄

——
王安忆

引子

七天七夜的雨，天都下黑了。洪水从鲍山顶上轰轰然地直泻下来，一时间，天地又白了。

鲍山底的小鲍庄的人，眼见得山那边，白茫茫地来了一排雾气，拔腿便跑。七天的雨早把地下暄了，一脚下去，直陷到腿肚子，跑不赢了。那白茫茫排山倒海般地过来了，一堵墙似的，墙头溅着水花。

茅顶泥底的房子趴了，根深叶茂的大树倒了，玩意儿似的。

孩子不哭了，娘们不叫了，鸡不飞，狗不跳，天不黑，地不白，全没声了。

天没了，地没了。鸦雀无声。

不晓得过了多久，像是一眨眼那么短，又像是一世纪那么长，一根树浮出来，划开了天和地。树横漂在水面上，盘着一条长虫。

小鲍庄的祖上是做官的，龙庭派他治水。用了九百九十九天时间，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工，筑起了一道鲍家坝，围住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亩好地，倒是安乐了一阵。不料，有一年，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雨，大水淹过坝顶，直泻下来，浇了满满一洼水。那坝子修得太坚牢，连个去处也没有，成了个大湖。

直过了三年，湖底才干。小鲍庄的这位先人被黜了官。念他往日的辛勤，龙庭开恩免了死罪。他自觉对不住百姓，痛悔不已，扪心自省又实在不知除了筑坝还有什么别的做法，一无奈何。他便带了妻子儿女，到了鲍家坝下最佳的地点安家落户，以此赎罪。从此便在这里繁衍开了，成了一个几百口子的



庄子。

这里地洼，苇子倒长得旺。这儿一片，那儿一片，弄不好，就飞出蝗虫，飞得天黑日暗。最惧怕的还是水，唯一可做的抵挡便是修坝。一铲一铲的泥垒上去，眼见那坝高而且稳当，心理上也有依傍。天长日久，那坝宽大了许多，后人便叫作鲍山，而被鲍山环围的那一大片地，人们则叫作湖。因此别处都说“下地做活”，此地却说“下湖做活”。山不高，可是地洼，山把地围得紧。那鲍山把山里边和山外边的地方隔远了。

这已是传说了，后人当作古来听，再当作古讲与后人，倒也一代传一代地传了下来，并且生出好些枝节。比如：这位祖先是禹的后代，于是，一整个鲍家都成了禹的后人。又比如：这位祖先虽是大禹的后代，却不得大禹之精神——娶妻三天便出门治水，后来三次经过家门却不进家。妻生子，禹在门外听见儿子哭声都不进门。而这位祖先则在筑坝的同时，生了三子一女。由于心不虔诚，过后便让他见了颜色。自然，这就是野史了，不足为信，听听而已。

—

鲍彦山家里的，在床上哼唧，要生了。队长家的大狗子跑到湖里把鲍彦山喊回来。鲍彦山两只胳膊背在身后，夹了一杆锄子，不慌不忙地朝家走。不碍事，这是第七胎了，好比老母鸡下个蛋，不碍事，他心想。早生三个月便好了，这一季口粮全有了，他又想。不过这是做不得主的事，再说是差三个月，又不是三天，三个钟点，没处懊恼的。他想开了。

他家门口已经蹲了几个老头。还没落地，哼得也不紧。他把锄子往墙上一靠，也蹲下了。

“小麦出得还好？”鲍二爷问。

“就那样。”鲍彦山回答。

屋里传来呱呱的哭声，他老三家里的推门出来，嚷了一声：“是个小子！”

“小子好。”鲍二爷说。

“就那样。”鲍彦山回答。

“你不进来瞅瞅？”他老三家里的叫她大伯子。

鲍彦山耸了耸肩上的袄，站起身进屋了。一会儿，又出来了。

“咋样？”鲍二爷问。

“就那样。”鲍彦山回答。

“起个啥名？”

鲍彦山略微思索了一下：“大号叫个鲍仁平，小名就叫个捞渣。”

“捞渣？！”

“捞渣。这是最末了的了，本来没提防有他哩。”鲍彦山惭愧似的笑了一声。

“叫是叫得响，捞渣！”鲍二爷点头道。

他老三家里的又出来了，冲着鲍彦山说：“我大哥，你不能叫我大嫂吃芋干面坐月子。”说完不等回答，风风火火地走了，又风风火火地来了，手里端着一舀小麦面，进了屋。

“家里没小麦面了？”鲍二爷问。

鲍彦山嘿嘿一笑：“没事，这娘们吃草都能变妈妈。”此地，把奶叫作了妈妈。

大狗子背了一箕草从东头跑来：“社会子死了！”

东头一座小草屋里，传出鲍五爷哼哼唧唧的哭声，挤了一屋老娘们，唏唏嘘溜溜地抹眼泪甩鼻子。

“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咋老不死啊！你咋老活着，活个没完，活个没头。你个老绝户活着有个啥趣儿啊！”鲍五爷咒着自个儿。

他唯一的孙子直挺挺地躺着，一张脸蜡黄。上年就得了干癆，一个劲儿地吐血，硬是把血呕干死的。

“早起喝了一碗稀饭，还叫我，‘爷爷，扶我起来坐坐’。没提防，就死了哩！”

鲍五爷跺着脚。

老娘们抽搭着。

队长挤了进来，蹲在鲍五爷身边开口了：

“你老别忒难受了，你老成不了绝户，这庄上，和社会子一辈的，‘仁’字辈的，都是你的孙儿。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就是啊！”周围的人无不点头。

“小鲍庄谁家锅里有，就少不了你老碗里的。”

“我这不成吃百家饭的了么！”鲍五爷又伤心。

“你老咋尽往低处想哇，敬重老人，这可不是天理常伦嘛！”

鲍五爷的哭声低了。

“现在是社会主义，新社会了。就算倒退一百年来说，咱庄上，你老见过哪



个老的，没人养饿死冻死的！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就是啊！”

鲍五爷抑住啼哭：“我是说，我的命咋这么狠，老娘们，儿子，孙子，全叫我撵走了……”

“你老别这么说，生死不由人。”队长规劝道。鲍五爷这才渐渐地缓和了下来。

二

鲍山那边，有个小冯庄，庄上有个大闺女，叫小慧子。六〇年，跟着她大往北边要饭，一去去了二三年。回来时，她大没了，却多了个二岁的小小子，说是路边上拾来的。她就叫他拾来，他就叫她大姑。于是，渐渐地，一庄子人都改口叫大姑了。大姑一辈子没嫁人，守着拾来过。大姑疼拾来，疼亲儿似的。拾来吃稠的，大姑喝稀的；拾来穿新的，大姑穿补的。只见大姑对拾来翻过一次脸，倒也不是为什么大事。拾来不知从哪翻出个货郎鼓，坐在门口摇着耍，大姑劈手夺过去，给了他一耳巴子。多少好东西叫拾来糟蹋了，大姑也不心疼，也不知这货郎鼓是金打的，还是银打的。倒是有些蹊跷。还有一桩蹊跷事。有一天，几个媳妇姊妹坐在一堆晒太阳纳鞋底，拾来走过来，一头钻进大姑怀里，伸手就掀她的褂子前襟。大姑脸变了，推开拾来，站起身拾了板凳就朝家走，留下拾来呆站着。媳妇们逗拾来：

“想吃妈妈？找你娘去，这是你姑啊！”

拾来撇撇嘴，要哭又没哭。

渐渐地，庄上传出一个怪话，说的什么怪话，从不叫大姑听见，倒是常常有人去问拾来：

“拾来，你大姑那货郎鼓找来让我耍耍可管？”

“拾来，你大姑的妈妈你吃过吗？”

“拾来，你大姑……”

拾来虽小，却晓得问的不是好话，倒不回去向大姑学嘴，只是一味地沉默。问的人便越发觉着蹊跷，越发地要问。

拾来阴沉沉地看着他，然后一声不作地走了。于是，人们更加觉着这一大一小共同保守着一个什么秘密。而拾来则变得孤寂起来，尽力躲着人，和一切

人疏远着，只与他大姑接近。

就这样，大姑带着拾来过。到如今，大姑老了，没人上门提亲了；拾来大了，长得又高又大，堂堂一条汉子，干活拿九分五的工了。住的还是大姑她大盖的那间小屋，快趴到地底下去了，拾来要弯下腰才能进门。屋里黑洞洞的，一眼两块砖大的窗，冬天塞团草，夏天把草投了。灶底下是张案板，案板边上是一张床，床板上—领凉席，凉席上一个枕头—条被。拾来大了，—头睡不下了，大姑缝了个布口袋，塞进麦穰，又做了个枕头。—人—头睡。大姑抱着拾来的脚丫子睡，拾来的脚丫子—直伸到大姑暖暖的怀里，心里才觉着踏实，—会儿就睡过去了。

初春的夜里，拾来觉着有点燥热，忽然睡不着了。—双脚搁在大姑的怀里，暖暖的，软软的。他轻轻地动了—下脚指头，脚指头碰到了—个更加柔软的地方，他头皮麻了—下，不敢再动了。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。风吹进窗洞，窗洞里的草“嗞啦啦”轻响了—下。他试探着又动了—下脚，想离那柔软远—些，不料他的脚在那柔软暖和—中陷得更深了。拾来这才发现，他的脚是在—个温暖的峡谷里。这双脚已经在这峡谷里沉睡了十五年了。他感觉到那峡谷最底层，最深处，有—颗心在跳动。风吹进窗洞，轻轻地响了—声。

第二天早起，拾来眼皮子耷拉着喝稀饭，不吭—声。大姑问他：

“怎么啦？哪儿不好过？”

他不说话。

大姑去摸他的脑门。

他—扭头，让开了。

中午，大姑烧开了锅，才见他扛了个凉床架子回来了。问他从哪扛来的，他不吱声，闷着头，扯绳子网床。

夜里，他自个儿睡在凉床上，枕着枕头，裹着—床破棉絮，缩成了—团，直到下半夜才慢慢伸展开来。他梦见自己—双脚又搁进了温和的峡谷里，岂不知大姑把棉被给他盖上，自己和衣蜷了—宿。

三

鲍仁文缠定了老革命鲍彦荣，要了解他的生平，以著成—部长篇小说。题目已经起定，就叫作《鲍山儿女英雄传》。老革命这—生尽管有过几日峥嵘岁月：跟着陈毅的队伍打了好几个战役，可谓是九死—生，眼下每月还从民政局



领取几元津贴，可他极不善于总结自己，也一无自我荣耀的欲望。他最关心的是一家六七张口，如何填得满。见了鲍仁文成天拿了个本本问那早已作了古的事，而且问了一遍又一遍，心下早已烦了。想起身而去，又经不住鲍仁文烟卷的笼络。十分的折磨。

“我大爷，打孟良崮时，你们班长牺牲了，你老自觉代替班长，领着战士冲锋。当时你老心里怎么想的？”鲍仁文问道。

“屁也没想。”鲍彦荣回答道。

“你老再回忆回忆，当时究竟怎么想的？”鲍仁文掩饰住失望的表情，问道。

鲍彦荣深深地吸着烟卷：“没得工夫想。脑袋都叫打昏了，没什么想头。”

“那主动担起班长的职责，英勇杀敌的动机是什么？”鲍仁文换了一种方式问。

“动机？”鲍彦荣听不明白了。

“就是你老当时究竟是因为什么，才这样勇敢！是因为对反动派的仇恨，还是为了家乡人民的解放……”鲍仁文启发着。

“哦，动机。”他好像懂了，“没什么动机，杀红了眼。打完仗下来，看到狗，我都要踢一脚，踢得它嗷嗷的。我平日里杀只鸡都下不了手，你大知道我。”

“这是一个细节。”鲍仁文往本子上写了几个字。

“大文子，你赔了这么多工夫，还搭上烟卷，是要干啥哩？”他动了恻隐之心，关切地问道。

“我要写小说。”鲍仁文回答他。

“小说？”

“就是写书。”

“是民政局让你写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公社要你写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给谁写的呢？”

问到了文学的目的，鲍仁文作难了。这是历代多少大文豪争辩不清的问题，他小小的鲍仁文作何回答。他只草草地说了一句：“我自己想写呢！”

“写成书能得钱吗？”老革命锲而不舍地问道。

“没得钱。‘文化大革命’了，稿费取消了。”鲍仁文耐着性子解释道。

“那你图啥？”又回到了“文学的目的”的问题上。

鲍仁文不再回答，只是微笑了一下，笑得有点忧郁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又问：

“我大爷，你老再说说涟水战役可好？”

鲍彦荣沉默了一会儿，从兜里摸出烟袋。

“你老吸这个。”鲍仁文递上烟卷。

“我还是吸这个过瘾。”鲍彦荣执意不接受烟卷，他忽然觉着自己在小辈面前做得有点不体面。

鲍仁文只得自己点了一支吸起来。

烟雾缭绕着一盏油灯，一点火光跳跃着，把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鬼似的乱扭着。

影子在霉湿的墙上扭着，忽而缩小，忽而扩张起来，包围住整间屋子。人坐在影子底下，渺小得很。

“我要写一本书。”他心想。他在县中念了二年，晓得苏联有个高尔基，没上过一天学堂，结果成了大作家；他有一本《创业史》，听说那作家是在乡里的；他有一本《林海雪原》，听说那作家是个行伍出身，不识几个字的……古今中外，无穷的事实证明，作家是任何人都能做得的，只要勤奋。“勤奋出天才”，他写在自家床上。

他没日没夜地写着，写在中学里没用完的练习本上，写了有几厚本了。他大他娘要给他说明媳妇，他也拒绝了。先著书，后成家，这也是他的座右铭，记在了心里。

人家叫他“文疯子”，这里有着几重的意思。一是他的名字叫仁文；二是他这个疯子是文的，而不像鲍秉德家里的，是武的，耍起疯来几个男人也弄不了她；三是这“文疯子”的“文”里还有着一层“文章”的意思。

面对大家善意的讥讽，他不动声色，心里想着他记在本子上的又一句话：“鹰有时飞得比鸡低，而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。”

四

牛棚里，孤老头子鲍秉义坐在凉床上，唱花鼓戏：

关老爷门口字两行，古人又留下劝人方。这一字出马一杆枪，二字上

横短来下横长。三字立起来像川字，四字好比四堵墙……

老革命鲍彦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听得出神。

鲍彦山家老大建设子替他喂牛，铡齐的麦穰子填进槽，唰啦啦地响。

鲍秉义打小跟一个戏班子唱戏，卖过嘴，叫族里人瞧不起。老了，回来了。孤身一人去，孤身一人回。问他在外成过家吗？他微微一摇头。有多事的人，给他说过几回寡妇，他还是微微一摇头。

后来，传出一个怪话，说他在戏班子里，和那挂头牌的女角儿相好了，那女戏子又把他甩了。还有个怪话，说他对东头鲍彦川家里的有点意思。鲍彦川死了有四年了，他家里的拖了四个孩子，再嫁也是难。只不过，都是一族里的，论起辈分来，鲍彦川家里的该叫鲍秉义叔，是想也不敢想的。

如今，他单身一人，就让他喂牛，住在牛棚，他有落脚处了，牛也有照应了。

虽瞧不起他干的那行当，可大人小孩都爱听他唱，都叫他作唱古的。一段曲儿能唱遍上下五千年的英雄豪杰：

一字出马一杆枪，韩信领兵去见霸王。

霸王逼在乌江死，韩信死在历未央。

写个二字两条龙，王母娘娘显神通。

花果高山摆下阵，水帘洞里捉妖精。

写一个三字三条街，陈世美求官未回来。

家里撒下他的妻，怀抱琵琶又上长街。

……

一把坠子吱吱嘎嘎地拉着过门。

五

捞渣满地乱爬了。小脸儿黄巴巴的，一根头毛也没有，小鬼似的。就是笑起来的样子好，眼睛弯弯的，小嘴弯弯的，亲热人，恬静人。大人们说他看上去“仁义”。

他没得什么吃，只有他娘的奶。他娘像头老牛——他大说的，吃什么都能



变成妈妈。开始是吃红芋，后来红芋也不能吃净的了，要掺红芋秧子。

他大哥建设子过年十九了，还没说上媳妇。媒人还没进门，就吓回去了。黑洞洞的三间屋，给水泡松了，眼看着就要瘫成一堆烂泥。屋里两块床板，两床棉花套子破成渔网了。

这天，门前来了个打莲花落子要饭的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，尖尖的下巴颏，圆圆的一对眼睛。他大姐抱着捞渣站在门前玩，那小妮子站定了，打响莲花落子。滴溜溜地打了一转，才开口唱道：

“这大嫂，实在好，抱小孩，也不闹……”

他大姐还没过门呢，涨红了脸，唾了一声，进屋去了。他娘却乐了，觉着这妮子鬼得喜人，从大锅里舀了一瓢稀饭给她喝。她不喝，倒在一个大瓷碗里，说要端给她娘喝。

“你娘在哪里？”他娘问。

“在庄东头大柳树底下，有病了。”小丫头说着走了。

他娘一顿饭吃得不踏实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像是搁进了一桩事。吃罢饭，她把锅撂下，又盛了一满碗稀饭，抓了两张煎饼，往庄东头去了。

庄东头大柳树是小鲍庄最高的地方，那年夏天，下了九天九夜的雨，一整个庄子，全淹在水里，只露出大柳树的梢，一丛子草似的，停了几十只老鼠。

柳树下果然靠了个病病歪歪的女人，蜡黄的脸皮。小妮子偎在她身边自己给自己梳小辫。干巴巴猴儿似的人儿，倒有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。鲍彦山家里的往这娘俩身边一蹲，摸摸丫头的辫子，说：

“早年，我也有这么一头好头毛。那时，只扎一根独辫子，这么长一段红头绳。”她将手指伸成一扎。

后半晌，有人看见鲍彦山家里的，带着外乡人模样的娘俩，往家去了。过了二日，那女人脸色滋润了一些，走了。小闺女留下了。每日里，跟着捞渣那十二岁的小哥文化子下湖割猪菜，回到家就抱着捞渣在门前玩，唱小调儿，嗓门又尖又脆，听着喜人，惹得那些二流子似的小伙站在门前不走了：

“小翠子，唱个‘十二月’！”

鲍彦山家里的便从门里蹦出来，先把二流子们骂退了，再骂小翠子：

“甬唱了，没脸没皮的，唱什么！”说急了，还在她身上拍两下。渐渐地，小翠子便不唱了。嗓门也像暗了似的，哑哑的，连说话都懒得说了。她唱，她不唱，捞渣总和和气气地对着她笑，笑得她也只好笑了。

人人喜欢捞渣，独独鲍五爷见了他就来气。为的是捞渣落地的时候，正是



他的社会子咽气。于是他便认定他的社会子是叫捞渣抓了替身。如今他被队里“五保”起来了，心中却是很不乐意听说这“五保”两个字。“五保户”在人们心目中，就算是“绝户”的代名词了。鲍五爷脾气倔，见不得自己成了大伙的累赘，总到队里争活儿干。队里便给了他些烂草烂绳头，让他搓绳。于是，他每日里就坐在磨房的墙根下，晒着太阳搓绳。

磨房里人不断。小驴蹄子嘚嘚打着地；石磨轱辘地压着石盘；推磨的娘们尖起嗓子吆喝驴；面，沙沙地从筛子上洒下箩。他听着总觉得心窝里暖烘烘的，不那么寂寥了。

小翠子背着捞渣，一手挎着篮子，一手牵着小叫驴，来磨面了。

小叫驴套上了套，戴了眼罩，捞渣被放下了地，坐在太阳下抓石子玩，就在鲍五爷脚边上。鲍五爷斜起眼瞅他，轻轻骂了声：“鬼！”

“鬼”听见了，伸出手拍了一下鲍五爷的大毛窝，笑了。

鲍五爷心里头咯噔一下子，觉得那笑模样实在像他社会子，鼻子一酸，叫道：

“你这个鬼哦！”

小叫驴嘚嘚地围着磨盘转，小翠子轻轻吆喝着：“吁，吁。”

六

鲍秉德家里的又闹了，爬树上梁的，把锅都砸了。几个大男人拉住她，被她拖了几丈远。最后把她四脚朝天翻倒在地，才捆住了。她龇牙咧嘴地吼着，没人声了。

鲍秉德抱着脑袋蹲着。鲍彦山家里的端了一碗稠得能挑上筷子的芋干子稀饭，夹了两张煎饼，给他送去。他不吃，说心里堵得慌。众人们也没得法子，只能陪他叹气。

鲍秉德家里的疯了有八九年了。她娘家是鲍山那边十里铺的人家，做姑娘时如花似玉。都说鲍秉德交了桃花运，娶了十里铺的一枝花。不料这娘们中看却不中用。来的头年怀了一胎，生下是个死孩子，第二年又是一胎，还是个死孩子，怀了有三四胎，胎胎是死的。暗地里就有人说怪话：兴许是做姑娘时不规矩来着。生下第五个死孩子时，疯了。疯了以后，那怪话才没有了。说疯子的怪话就太不厚道了。

刚疯的那阵子，曾经有人劝过鲍秉德，把她离了，再娶一个。鲍秉德一口

回绝：“我不能这么不仁不义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到这份儿上了，我不能不仁不义。”他说不出过多的道理，只是口口声声的“不能不仁不义”。后来，“文疯子”写了一个广播稿，题名大约是“阶级感情深似海”，还是“阶级情义比海深”之类的，投给了公社广播站，给广播了一下。后来，他又往县广播站投，就没投中。不过，鲍仁文的名声还是出去了，知道小鲍庄有了个舞文弄墨的。鲍秉德的名声也出去了。这下子，就是他想离也离不成了。就这么凑合过吧，只是鲍秉德一日比一日话少，成了个哑巴。他心底深处，很奇怪的，暗暗的，总有点恨着鲍仁文。好像，他给自己的事情做了包办，后来却又撒手不管，很不负责。而鲍仁文，隐隐地，也有些畏着鲍秉德，似乎觉着自己欠了他些什么。总之，有些尴尬起来。

鲍秉德家里的在地上乱挣着，一会儿，地上就被她歪了一个坑，浮土一蓬一蓬地扬起来。这疯子虽说是武的，却不伤别人，只打她男人，打孙子似的揍。鲍秉德是不怕她揍的，这么捆起来只是为了怕她伤了自己。有一年腊月里，她一股劲跑到湖里跳了大沟，鲍秉德忘了自己不会水，也跟着跳了下去，让人一起救了上来。

鲍秉德闷着头，不由滴下一滴泪来。他遮掩着大声咳了几声，吐出几口痰，把那滴泪盖住了。

“你也别太愁了。”鲍二爷劝他，“啥事都有个头，你又没做过缺德事，凭什么这样难为你。”

“我家里的她娘家，有个疯子，疯得蹊跷，好得也蹊跷。”鲍彦山说，“不知怎么就疯了，疯了有十几年，爬树上梁的。后来，他奶奶死了，棺材一落地，他这边立马就好了。醒过来了哩，就好比做了一场梦。问他是怎么啦！他什么也不知道，这十多年就像是睡过来似的。”

“真是的吗？”大家都问他，连鲍秉德也抬起眼睛，好像看到了一丝希望。

“现在都有两个儿子，好好的，清冷得很。”

“这是胡八扯的。”远远地，蹲着鲍仁文，“说正道的，该送我七奶去城里疯人院。”

“那是不成的。”大家一起反对。

“那么些疯子都关在一起，不打成一堆，撕碎了才怪。”

“听人说，那就像坐大狱似的。”

“大夫都拿着带钉的棍哩！”

“这不是病！”



鲍秉德自己是不用再说什么了，只是恨恨地盯着了鲍仁文。

鲍仁文长叹一声，立起身，走了。傍晚的太阳，落在地沿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细溜溜长，孤孤单单地斜过去了。

七

拾来和他大姑分床睡了。到了夏天，他便把凉床抬出去，在大槐树下睡。等到秋凉了，外面睡不住人了，他把凉床子扛进屋的时候，他大姑猛然发现拾来长成了一条汉子，屋子越发的小了。

拾来越发的孤独了，唯一可接近的大姑，这会儿他却疏远起来，比对平常人还要疏远得厉害。一天没有三句话，吃饭只听得喝稀饭响。吃罢饭，对坐着，连喝稀饭的响都没了，只觉得又腻味又不自在，只得早早上床睡去。夜里听见大姑的磨牙声，打鼾声，睡也睡不踏实。到后来，他见了大姑就要躲，怕似的，又像是恨似的。自己也琢磨不透，只觉得心窝里烦躁得慌。

早起，他大姑和他商议，把猪卖了。

“卖就是了。”他没好气地说，像有一肚子火似的。

“卖了猪，扯几丈布，给你缝个新被窝。”大姑说。

“扯就是了。”

“买个凉床子。”

“买就是了。”

“那凉床，冯大家虽然没说要，可话里那音，总是急着要使的意思。”

“还就是了。”他就好像吃了枪子儿似的，绷着脸，埋着头。

“你向队长告个假，上街一趟。”

“不管。”他一口回绝。

“咋不管？”

“不管就是不管。”他硬邦邦地说。自己也不晓得为啥不管，故意要找别扭。

“你不去我去。”大姑也气了。她也弄不明白，这些日子咋侍弄不好这个侄儿了。

大姑换了一身衣裳，借了一挂平车，把猪捆了，推起就走。她迎着早晨的太阳走去了，蓝白花的褂子裹着她健壮的身子，肩膀头圆滚滚的，轻轻快快地上了路。

拾来眼睁睁看着他大姑上了路，心中又十分的后悔起来。一整天，他心里

都不安生，不时抬头看看日头，再往大路上眺一眼。大路上走着一挂平车，却不是他大姑，是个大男人，推着一平车的红芋。

直到收工，他大姑还没回来。拾来烧开了锅，溜上馍，蹲在家门口等着。不晓得怎么回事，这会儿，他想起了他大姑的种种好处。他心里那一团无名火溶成了一片热腾腾的东西，像水似的荡漾开来，流遍了他的全身。他想着，该对他大姑好。

上弦月升起来了，碧空上细弯弯的一勾，却把个大地照得明晃晃，白花花。

他心里忽然不安起来，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都什么时候啦？他浑身一激灵，站起身，来不及锁门，就往庄头走。迎面过来几个割猪菜的小孩，背上的草箕子比人高，小山似的。走到跟前，让开了道，看着拾来过去，看稀罕似的。拾来总叫人觉得稀罕。而面对这么些探究的眼光，拾来更与人接近不了了。他成天价虎着个脸，叫人见了害怕，岂不知他心里是害怕人的。

白花花的一条大路，弯弯曲曲盘过一道坝子，没了。

坝子上翻过来一只黑虫，顺着白花花的路爬了过来，越来越大了。定睛一看，是一挂平车哩！

拾来一拍大腿，三步并两步地迎上去。果然见他大姑推着一挂平车，平车上是凉床，凉床底下一只篮子，篮子里，有布，有二斤肉，还有一盒卷烟。拾来眼窝热了一下：她见我吸烟了？

拾来捡了一个烟嘴，拾掇了一个烟袋，背着人吸呢。

他跑上去，接过大姑的车把子，迈开大步，把大姑甩下了二丈远。他的两张大脚片子踩在白花花的大路上，轻轻巧巧地走着。车轱辘“吱咕吱咕”转着。路边一只小虫“嚯嚯”地唱，秫秫“唰唰”地在拔节儿。月亮婆婆把什么都照得明明晃晃，清清白白。拾来心里一片空明，又平静又欢愉。他不明白，事情咋会变得那么好，叫人觉得，活着是一桩多大的美事，受了多大的恩德。

八

小翠子长个儿了。细溜溜的身子，穿了她大姐的紫花布褂子，直拖到膝盖上。烧锅，刷碗，割猪菜割得比谁都多。人喜欢她，她也喜欢人。就是不和建设子说话，建设子也不理她。两人不能搁一个桌上吃饭。有时见了面，隔老远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，像是几百年的仇人似的。鲍彦山家里的倒喜欢，说这才稳重，稳重好。她对小翠样样满意，就是有一桩搁在心里老放不下，这丫头



子太聪明了。她时常想起第一次看见小翠的情景：滴溜溜地打着莲花落子，小嘴一张：“这大嫂，实在好，抱小孩，也不闹！”太鬼了！其实，她最怕的也就是当时她最爱的。看看建设子那么蔫，几棍子打不出一个响。这丫头子能乖乖地跟他过吗？鲍彦山家里的心中没有一点数。因此，有时候，她难免觉得自己要吃亏。逢到这种念头上来，她就拼命地使唤小翠子，似乎是要在鸡飞蛋打之前把本给捞回来。

“翠，喂猪了！”

“翠，把你哥的衣裳拿河里洗了！”

“死妮子，水缸见底了。”

小翠给使唤得滴溜溜转。她眼睛里的笑模样一天比一天少，变得十分严肃，下巴颏越发的尖，两条乌黑的大辫也有点见黄。有人看见她在庄东头大柳树下哭过，不出声，抹抹眼泪，赶紧地又走家了。看见的人自然要叹息，可是大家都晓得，比起别庄上的童养媳，小翠可说是享福了，不挨打，给吃饱。小鲍庄的童养媳是最好做的了，方圆几百里都知晓，这庄的人最仁义，可惜是太穷了。

有了小翠这一把割猪菜的好手，文化子下了晚学，再不必急急忙忙地下湖了。他深感得着了小翠的好处，嘴甜得很，赶着小翠叫“翠姐”。他叫一声，小翠的脸就红一下。文化子不愧是文化人，读着书，晓得男女平等的道理，有着很先进的民主思想，见他娘吆喝小翠吆喝得紧了，他常常会挺身而出：“我去担水。”

他担着桶去了，小翠捧着喊他放下。他不干，飞快地跑，小翠便飞快地追。这么跑着追着到了井沿上，他抢什么似的把桶放了下去，桶脱钩了，漂在水上。傻眼了。

“你看你，慌啥？”小翠说他。

“都是叫你赶的。”文化说她。

“看你咋办？”小翠说。

“这有啥难的！”文化弯下腰去，伸下扁担去钩，扁担绳晃悠悠。

“看你能的！”小翠撇撇嘴，弯下腰去夺扁担。

“我能行。”文化不放手。

“给我。”

“不给。”

两人趴在井沿上，水上漂着一只桶，一根扁担钩晃悠悠。井底映着两个人影，一个小翠，一个文化。扁担钩子钩着了桶，却没吊起来，倒把水搅花了，